

日本右翼天佑侠远征朝鲜史探

吴 限

内容摘要 19 世纪末，在日本政府意欲向朝鲜扩张之际，卵生于玄洋社的右翼团体天佑侠积极充当对外扩张的急先锋，以秘密武装援助朝鲜“东学党”起义为幌子远征朝鲜，图谋协助日本政府扶植亲日派政权，实现独占朝鲜。天佑侠的军事行动充分暴露出右翼觊觎朝鲜的野心既是其侵略扩张本性使然，又受大陆扩张国策的鼓动。右翼与政府共谋染指朝鲜的侵略行径在事实上成为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的导火索和东亚兵燹的祸端。

关键词 日本右翼 天佑侠 侵略扩张 朝鲜 甲午战争

作者简介 吴限，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日本右翼是寄生于政治机体上的一颗毒瘤，是一股极具破坏性的政治势力，尤其在当下日本右倾保守化的政治生态和极端民族主义的助推下，右翼势力十分猖獗，不仅顽固秉持错误历史观，否定和美化侵略战争，还极端大胆地介入涉及他国核心利益的领土主权争端。右翼对他国领土主权的觊觎源于骨子里对外扩张的野心，与二战前右翼从事军国主义侵略一脉相承。

早在日本推行大陆扩张的明治时代，刚刚登上历史舞台的日本右翼势力就自觉充当政府对外扩张的马前卒和鼓手，为军国主义张目。^①其中的极端右翼团体天佑侠武装侵略朝鲜颇具代表性，由此不仅开启了右翼势力大陆扩张的序幕，在右翼史的向度上，其思想理念、行为选择也对后世右翼产生深远影响。由于天佑侠属于右翼系谱中的早期右翼，存在时间短且行事诡秘，加之后世研究更多关注帝国主义时期的右翼势力而疏于对其考察，导致天佑侠的“真面目”扑朔迷离。

本文钩沉史海，通过梳理天佑侠成立的历史经纬，尤其在朝鲜的军事活动历史，以期揭开其神秘面纱，并在事实上指陈，天佑侠的行动并非出于援助朝鲜的国际人道主义，而是带有特务性质的军事侵略，其行径不仅配合了日本政府出兵进而吞并朝鲜的图谋，也成为引爆中日甲午战争的导火索。

一、天佑侠的秘密成立

1894年3月，日本政府与右翼团体玄洋社暗中培植的朝鲜亲日派政客金玉均在上海被暗杀。金玉均被杀后，日本政府方面制造舆论指责中国和朝鲜为暴政政府，应对惨案负责，煽动民众反清、反韩，制造双边危机。右翼方面玄洋社迎合政府论调，污蔑中国策划了暗杀事件，“中国是在倒行逆施、助纣为虐，分明有辱日本之嫌，必须要对其兴师问罪”^②，极力鼓动政府“讨伐清、韩暴政政府”。

此时的东亚国际局势正值敏感时期。中日两国围绕在朝鲜的权益暗中角力，关系已急转直下，甚至到了兵戎相见的地步。对于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以头山满为首的右翼势力早已“洞若观火”。同日本政府一样，右翼对朝鲜觊觎已久，早在明

^① 学界一般认为，成立于1881年的主张和热衷大陆扩张的玄洋社为近代日本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右翼团体，其创立者头山满被右翼奉为鼻祖。可以说，直到今天，日本形形色色的右翼团体在系谱上都源于玄洋社。参见玄洋社社史编纂会：《玄洋社社史》，玄洋社社史编纂会，1917年，第227页。

^② 都筑七郎：《头山满》，新人物往来社，1973年，第100页。

治初期“征韩论”^①甚嚣尘上之时，右翼势力（当时称“不平之士”）就极力鼓噪征韩，意欲通过讨伐朝鲜改变武士阶层被瓦解的不利政治地位。^②之后，因朝局多变，征韩行动久而未决，右翼势力便蛰伏起来等待“朝鲜有事”而伺机行动。而金玉均的死刚好为征伐朝鲜提供了口实。当然，一位朝鲜政客的死本不足以构成日本政府出兵朝鲜的理由，政府面临“师出无名”的尴尬，但玄洋社作为民间政治势力替政府出面就再适合不过了。

事实上，玄洋社社员野半介（时任议员）在事件发生后就迫不及待地去拜访外相陆奥宗光，以国耻为由，要求政府与中国开战。陆奥未作答复便将其介绍给参谋长川上操六。川上是个野心家，他答复说：“玄洋社人才济济，又经营大陆多年，难道没有一个点火者？如点着火，灭火就是我们的任务。”^③暗示玄洋社出面在朝鲜制造事端，为政府出兵干涉制造借口。就在玄洋社与政府谋划如何染指朝鲜之时，朝鲜国内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暴动，史称东学党起义^④。起义引发的朝鲜政局动荡与内乱客观上刺激了日本侵略朝鲜的野心，也加速了玄洋社军事介入的步伐——“朝鲜内乱而政治不稳，实乃千载难逢之良机，如果我等错失良机，那么征韩论一事只能成为政府内部争权夺利的由头而被后世所耻笑。我等生逢此时，当继承江藤、西乡等志士之遗志，向朝鲜扩张”^⑤。

朝鲜突发的变局让玄洋社社员内田良平敏锐地认识到：“应尽早与东学党联络，给予其援助以促成朝鲜改革弊政，确立亲日政权。”^⑥内田随即着手策划偷渡朝鲜与东学党接头事宜。由于资金问题，计划最终搁浅，内田只好去福冈以求他援。在去福冈的路上，内田巧遇专程从韩国釜山归来招募支援东学党义士的浪人关屋斧太郎和西村仪三郎，玄洋社与釜山浪人合作成为可能。

① 征韩论起于明治时期日本政府高层提出的针对朝鲜的一种对外扩张的论调，其目的是企图用武力打开朝鲜的国门，而其根本目的是要以朝鲜为跳板侵略中国。参见毛利敏彦：《明治六年政变》，中央公论社，1979年。

② 明治维新所推行的“废藩置县”“秩禄处分”等措施导致武士阶层的政治权益和经济利益受到剥夺，作为曾经的统治阶级，武士逐渐被排除在政治权利中心之外，开始走向瓦解和没落。

③ 石瀧豊美：《玄洋社発掘》，西日本新闻社，1981年，第172页。

④ 东学党起义爆发于1894年，是一场带有强烈宗教色彩的反帝反封建的农民起义。它是朝鲜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战争，揭开了朝鲜民族民主革命的序幕，也是朝鲜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反抗外来侵略者的群众运动，促进了朝鲜民族意识的觉醒。

⑤ 玄洋社社史编纂会：《玄洋社社史》，1917年，第245页。

⑥ 黒龍俱樂部：《国土内田良平伝》，原書房，1967年，第46页。

同其他怀着“经营大陆”野心的浪人一样，关屋和西村早在东学党起义爆发前既已潜伏在釜山。他们的想法同内田不谋而合，都坚信日本将来必会吞并朝鲜、打败中国而执“东洋之牛耳”。为此，这些日本浪人先行潜入朝鲜搜集情报、收买人心，为将来扩张奠定基础。釜山的浪人团由于彼此“志同道合”又颇有江湖习气，曾一度自诩为“釜山梁山泊”。在这伙浪人中，武田范之是主要头目，其虽不是玄洋社社员却是出身福冈，与玄洋社关系密切。

东学党起义爆发后，釜山浪人团认为：“应立即加入东学党，借东学党之力打击朝鲜亲清派政权，促使朝鲜摆脱清朝的控制。”^①于是这批浪人组成“义军”并派大崎正吉速回日本筹措经费。大崎返日后，先是上京拜访了当时还是《二六新报》记者的铃木天眼，想利用其人脉筹措资源。铃木带大崎去找当时正在京城筹划如何介入朝鲜政事的的头山满。头山根据大崎有关朝鲜情况的汇报以及之前参谋长川上的“指示”，最终决定由玄洋社筹措钱粮、人马远征朝鲜。一个由玄洋社组织策划的名为天佑侠的武装集团粉墨登场了。

天佑侠主要由玄洋社和釜山浪人团组成，共 14 人：

田中侍郎、内田良平、大原义刚、铃木天眼、武田范之、大崎正吉、吉仓汪圣、西肋荣助、时泽右一、井上藤三郎、千叶久之助、大久保肇、白水健吉、日下寅吉

年长的田中侍郎被推举为团长，年轻的内田良平成为骨干分子。这个叫内田良平的青年便是日后接过头山“衣钵”，亲创臭名昭著的黑龙会，专门为军部从事谍报和特务活动的右翼领袖。可以说，天佑侠的成立拉开了包括内田在内的右翼势力从事侵略扩张运动的序幕。

天佑侠其名取上天庇佑之意，希望苍天助其在朝鲜的扩张行动“一帆风顺”。其“侠”字为侠客之意。其实，明治时期的日本右翼并不用“右翼”自称，该词在大正时期传入日本后才开始作为政治学用语被广泛使用。当时的日本右翼多以“豪杰之士”^②“草莽”“侠士”自诩。就字义而论，这些称谓的意涵与衍生意义完全取自中国古汉语中的“游侠”“任侠”（亦称“布衣之侠”“闾巷之侠”“乡曲之侠”）

① 黒龍俱樂部：《国土内田良平伝》，原書房，1967年，第46頁。

② 玄洋社社員中野正剛就喜用“豪杰”一詞。他甚至根據《孟子·盡心上》一篇中的“待（周）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雖無文王猶興”一句，取其“猶興”二字成立“猶興會”以鳴其志。

一词。《史记游侠列传》中云：

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此亦有所长，非苟而已也……修行砥名，声驰于天下，莫不称贤，是为难耳……名不虚立，士不虚附。^①

《史记》对游侠的解释清楚地表明，侠的称谓在古代有严格的标准。具体而言，首先要言而有信，即“言必信”“诺必诚”；其次要能舍生取义，即“不爱其躯”“为死不顾世”；最后要不重名利，即“名不虚立”“士不虚附”。可见游侠并非随意称谓，更与游手好闲、蝇营狗苟的市井之徒有别，本身内含着对道德、人格、品性的规定。应该说，早期的特别是由幕末浪人、武士转化而来的右翼，不同程度地兼有游侠的一些特征。如能轻生死、尚武好斗、不重名利、保持在野的身份等。但也应看到，如同从中国引入的其他文化一样，日本并没有深刻理解“侠”的含义，右翼自诩的侠没有秉承中国所谓侠者应具备的道德和品行，反而曲解了侠的精神，狭隘和片面地追求“侠以武犯禁”^②和不惧生死。显然这种极端的理解是受到了武士道生死观的影响。^③在日本右翼的场域，侠之本意被简单化为誓死效忠天皇的极端个人崇拜。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右翼的舍生本不具有取义的崇高性，没有了对“大义”的价值追求，其轻生死的行为极易流于匹夫之勇、莽夫所为，甚至变相为一种极端的恐怖主义行径，而这样的行为充斥着整个日本右翼史。^④

天佑侠的成立虽然打着支援东学党的名义，但真实的动机源于如下的野心：“韩国朝野误信清政府为世界无比之大国，而轻慢我日本，难期东亚之安定。为开拓朝鲜国民的眼界，在此际，开日清之战端，当以将清政府势力驱逐出朝为当务之急”^⑤，而后“图日韩之协力，谋东洋之和平”。

① 司马迁著，杨燕起注释：《史记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4289—4293页。

② 韩非子语：“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参见《韩非子·五蠹》。

③ 韩东育：《关于武士道死亡价值观的文化检视》，《历史研究》2009年第4期，第153页。

④ 如：1889年，玄洋社社员来岛横喜用炸弹暴击大隈重信导致后者身负重伤；1930年，爱国社社员佐乡屋留雄在东京火车站制造的枪击浜口雄幸首相事件；1932年，血盟团团员小沼正在文京区的小学校前枪杀前大藏大臣井上准之助事件等。

⑤ 参见“浪人生活”，《宫崎滔天全集》（第二卷），平凡社，1971年，第403页。

二、天佑侠在朝鲜的军事活动

天佑侠成立后，为了保险起见，玄洋社决定派第一梯队先行潜入朝鲜与釜山浪人团汇合，然后视情况再派第二梯队作为后援潜入。按照预定部署，天佑侠趁朝鲜局势混乱疏于防范，迅速地秘密潜入朝鲜与釜山浪人团汇合，随后向东学党发出信号，准备加入叛乱。^①

东学党方面在获悉情报后特派联络员前来与之接洽，并进呈书函称：

贵国各位大人，不辞万里辛劳，不畏急风骤雨、严寒酷暑远来相助，真是劳苦功高。我等之众愚蒙不堪，急盼各位义士驾到，出谋划策、不吝赐教。我等现已扫毕庭除，列队恭迎诸君大驾。^②

天佑侠一行随联络员到东学党军营后，也煞有介事地宣读了事先拟好的赴朝支援东学党的宗旨书。主要内容节略如下：

一、我等众士感佩诸公（指东学党众将士）行大道仁义之举，匡扶王家衰微之基，救万民水火之心。日韩自古就有同文同种之所谓，邻谊之情甚笃。今友邦逢难，我等岂可坐视不管？诸公以仁义之礼相待，我等与诸公义士实应为国至诚尽忠。

二、率土之滨莫非李氏之天下，天下之民莫非王之子孙。然今之土地已割于俄国，今之百姓亡于胡地。谁之过？此乃闵族（统制朝鲜的闵妃政权）失政之过。然其罪不止于暴政，更让先帝蒙羞、社稷累伤。天下之士岂能漠视？

三、闵族施恶政源其清国使臣袁世凯之扶植，袁实乃助纣为虐，罪不可恕。然诸公却以袁大人相称，亦敬称其国为宗主上国，我等以为实迂愚之举……诸公当革闵族之政时亦不忘挥刀向袁和清国。惟其如此，才能永除百姓之疾苦。

四、诸公只记明代恩泽朝鲜之功，唯不察清国包藏吞并朝鲜之祸心。……袁扶植无道之闵族定会加兵来剿王师。

五、闵族只顾私利，不顾国之安危，把驻扎牙山之清兵视为奇货，引为暴政之援军。闵族与清兵实乃朝鲜之虎狼。公等讨伐闵族之时，亦不忘清剿牙山之清兵。

① 読売新聞西部本社編：《頭山滿と玄洋社》，海鳥社，2001年，第97頁。

② 黒龍俱樂部：《国土内田良平伝》，原書房，1967年，第69頁。

日本右翼天佑侠远征朝鲜史探

六、诸公若听我等肺腑之言，必欣然为诸公所驱，敢冒风刀雨箭之危，一路北上攻向京城，万死不辞。纵牙山清兵号万人，我等一击可溃，有何惧哉？^①

檄文看似慷慨正义，但文过饰非。天佑侠的真正目的就隐藏在这些华丽的文辞背后。檄文大致讲了三层意思：

第一层，基本上是寒暄、客套之语。无非是恭维东学党是“大道正义”顺应民意之举。恭维他人的同时，也不忘夸耀自己的侠义精神。

第二层，痛陈闵妃集团的暴政，污蔑“闵族施恶政之源是袁世凯与清国”，将朝鲜弊政嫁祸到中国头上，极力唆使东学党将矛头对准中国。

第三层，暴露真实目的。借痛斥清国助纣为虐反衬日本与朝鲜自古“同文同种”“邻谊甚笃”，暗示朝鲜应与中国“断袍绝义”，转而与日本相互提携。为了掩饰自己的野心檄文又颠倒黑白地称清国有“包藏吞并朝鲜之祸心”，朝鲜人民应该“清剿牙山之清兵”，将清国势力赶出朝鲜。

天佑侠要求东学党将矛头指向清朝的诡计，与甲午战争爆发前夕日本政府强令朝鲜“废华约、逐华兵”的最后通牒的战略意图相同，都是企图涤除清朝势力影响而实现独占朝鲜。其实，真正包藏吞并朝鲜祸心的是日本。在历史上，从“白村江之战”到丰臣秀吉举兵侵朝，日本吞并朝鲜野心可谓久矣，但是一直以来慑于中国的强大，终以失败告终，此后多年对朝鲜未敢轻举妄动。但世殊事异，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快速实现了富国强兵，而朝鲜、中国却日益衰落，因力量对比发生的变化和殖民利益的驱使，日本吞并朝鲜的野心随着东学党起义的爆发而再次复燃。

除檄文表达了反清之意外，在见到东学党最高首领全琫准后天佑侠众人又再次强调：“我等不远千里来援助贵军，为的是贵国能摆脱清国的控制，为的是日韩两国进一步加强相互提携以对抗白种人的侵略。若我等趣旨与贵军目的一致，不只是天佑侠，日本的其他志士也会来朝援助。”^②全琫准感佩之余回应称：“我军以东学为名，亦是出于同西学对抗之意，我党旨在于防止西力东渐。”^③由于双方“志趣相投”而言谈甚欢，最后经商议决定以天佑侠并入东学党军的方式开展军事合作。这样一支有日本右翼势力介入的农民武装运动在朝鲜乃至整个东亚近代史上都实属罕见，而事后证明，这些“心怀鬼胎”的右翼分子也将东学党运动引向了失败的

① 黒龍俱樂部：《国土内田良平伝》，原書房，1967年，第70—73頁。

② 同上，第73—74頁。

③ 同上，第74頁。

歧途。

其实,如果对双方的旨趣详加分析便可看出,东学党与天佑侠的共识只在于“防止西力东侵”“与白种人抗衡。”东学党真正的目的是“打倒闵妃政府,革新弊政,并没有驱逐清国在朝鲜的势力,实现朝鲜摆脱清国控制的意图”^①。也就是说,东学党并不打算反清,这与天佑侠的目的有根本出入,二者的战略目标从一开始就存在巨大分歧,这也预示了日后二者的分道扬镳和反目成仇。

天佑侠和东学党合并后不久,政府军便对其展开围剿。迫于形势,双方商议制定了反围剿的军事部署:

中军大营总督:全琫准 军师:田中侍郎 铃木天眼 吉仓汪圣;游击军(兵力 70 人)韩将:金氏 大将:内田 副将:西肋荣助;东方面军(兵力 100 人)韩将:斐氏 全氏 大将:时泽右一 副将:井上藤三郎;西方面军(兵力 100 人)韩将:崔氏 安氏 大将:千叶久之助 副将:大久保肇;南方面军(兵力 100 人)韩将:李氏 超氏 大将:白水健吉 副将:日下寅吉;北方面军(兵力 100 人)韩将:朴氏 郑氏 大将:大原义刚;辎重部队(兵力 50 人)大将:大崎正吉;红十字军(兵力 30 人)大将:武田范之。^②

从将领的任命来看,天佑侠得到了东学党军的高度重视和信任,其人员基本都被委以重任,拥有与东学党将领同样的指挥权。随后,东学党军与政府军展开激战,虽然击退了官兵的围剿,但也损失惨重。双方经商议后,全琫准带领残部撤退,天佑侠则秘密前往京城蛰伏,“待日后里应外合一举攻下京城”。

就在天佑侠潜伏京城的途中,日本与中国相继出兵朝鲜。获悉情报的天佑侠立即意识到“我与清国关系已十分紧张……两国兵戎相见只在旦夕间。日清开战之际,就是我天佑侠崛起之时,将清国势力驱逐出朝鲜指日可待”^③。为尽快促成日中一战,天佑侠又迅速调整了潜伏计划:

我等毋须履行支援东学党之约定。今后之课题应转向配合我军攻势和如何处理朝鲜政务……今朝鲜形势极不明朗,我等应谨言慎行、秘密行事。今京城之地十分凶险,应速速改道撤离。^④

① 黑龍俱樂部:《国土内田良平伝》,原書房,1967年,第76頁。

② 玄洋社社史編纂会:《玄洋社社史》,1917年,第462—463頁。

③ 黑龍俱樂部:《国土内田良平伝》,原書房,1967年,第88頁。

④ 同上,第88頁。

就在转移途中，天佑侠开始为日本政府大肆搜集情报，最后一路辗转安全撤离到朝鲜的安城。

1894年7月，日军突袭汉城王宫，挟持高宗和闵妃，扶植以大院君、金弘集为首的亲日派建立傀儡政权。同年8月1日，天皇下达对清宣战诏书。蛰伏在安城的天佑侠获悉宣战诏谕后，“遥拜神京、感激涕零”，决定再次铤而走险进入朝鲜腹地，但这次行动不是为了援助东学党而是赤裸裸地为军部从事谍报活动。

全琫准得知日本政府出兵朝鲜，并扶植亲日派政权后，充分认清了天佑侠及日本政府的丑恶嘴脸，毅然决定带领东学党余部兴师北上推翻“亲日傀儡政府”，将矛头直指日本侵略者，誓要将其驱逐出朝鲜。但遗憾的是，在内外反动势力联合绞杀下，东学党军很快被击溃，全琫准也因叛徒出卖而被捕杀。东学党起义被镇压了，但打着援助东学党幌子的天佑侠却安然无恙，在成功完成成为政府出兵朝鲜“煽风点火”的使命后，一部分人带着大量机密情报回国复命，另一部分人则协助政府开展对朝鲜的殖民统治。

结语

作为早期右翼团体的天佑侠，虽然在组织结构上很不完善，存在时间也很短暂，回国后即告解散重归玄洋社，但其远征朝鲜的军事行动却是日本右翼势力真正意义上的对外行使武力扩张的始端，而且鼓舞和推动了其后的右翼团体参与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的侵略扩张行动。就此而论，天佑侠可谓开侵犯他国领土主权恶劣行径之先河，流毒深远。

虽然天佑侠在组织上源于玄洋社，但其行动方式和行为目的则与之后的黑龙会十分相近，都是热衷谍报活动和带有强烈的侵略扩张色彩的极端右翼团体，而且黑龙会的创立者内田良平还是天佑侠的主要成员。由此可以认为，天佑侠的行为方式和行动选择对黑龙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二者在谱系传承上显示出强烈的承继关系。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

源于玄洋社，比玄洋社更有名的是黑龙会是一个更倾向帝国主义、侵略主义的右翼团体……黑龙会设立的契机是中日甲午战争后三国干涉还辽的“愤慨”。黑龙会由内田良平创立，头山满为顾问，但是头山满并没入会。黑龙会

虽然源于玄洋社，但天佑侠是黑龙会的前身。^①

上述史实明证，日本右翼势力和浪人集团骨子里充满侵占朝鲜的野心。天佑侠的军事行动表面上是援助朝鲜的农民起义运动，似有进步的历史意义，但其行动本身并非出于纯粹的国际人道主义精神的正义之举，“头山满所代表的日本浪人的行动，仍然处在为日本建立傀儡政权的范围”^②。由于阶级的局限性以及当时所处历史条件的制约，东学党义士并没有认清天佑侠借其之力挑拨中朝关系，进而促成日本出兵和侵占朝鲜的图谋，相反出于天真的侠义之心和对其盲目的信任而被其利用，结果不仅招致自身的失败，也为国家走向被日本殖民统治的更深重的国难埋下了祸根。其“引狼入室”之举可谓教训深刻。

上述史实同样明证，日本右翼作为在野的政治势力远征朝鲜的野蛮行径加速了日本政府走向军国主义扩张道路的步伐——“天佑侠远征朝鲜两个月后，日中两国就进入了战争状态，日本也拉开了向大陆军事扩张的序幕”^③。一系列事件间的因果关系表明，“天佑侠在朝鲜的活动实际上扮演了引爆甲午战争点火者的角色”^④。在这意义上，作为服膺日本政府推行侵掠扩张国策的工具，日本右翼对东亚兵燹之祸实应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① 木下半治：《日本右翼の研究》，現代評論社，1977年，第57頁。

② 読売新聞西部本社編：《頭山満と玄洋社》，海鳥社，2001年，第130頁。

③ 都筑七郎：《頭山満》，新人物往来社，1973年，第100頁。

④ 玄洋社社史編纂会：《玄洋社社史》，1917年，第431頁。